

唐墓壁画研究综述

■ 郑以墨

[摘要]: 本文综合介绍了20世纪以来唐墓壁画的主要发现,并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初步的梳理,以期能够把握其发展历程和研究状况,并探讨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为墓葬壁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某些帮助。

[关键词]: 唐代; 墓葬壁画; 发现; 研究

20世纪以来,不断被发现的唐墓壁画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像材料^①,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该领域,试图从中找到新的研究角度和解决问题的依据。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近一个世纪的唐墓壁画研究做一整体梳理,以期能够把握其发展历程和研究状况,并探讨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为墓葬壁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某些帮助。

唐墓壁画的发掘始于20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 Пётр Кузьмич)、德国的勒科克(Le Coq, Albert von)、日本的大谷光瑞、吉瑞超等人先后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古墓,其中唐代墓葬出土了一些绢画与纸本条幅式屏风画。1930~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成员在阿斯塔那的高昌时期墓葬中发现了伏羲女娲画像,此时发现的绢本、纸

本和麻本绘画虽非壁画,但却与壁画的功能相似。^②斯坦因(Aurel Stein)自1900年起先后四次到中国新疆和田、吐鲁番和甘肃敦煌等地进行考察与发掘,获得了一些唐墓壁画资料。^③

对唐代壁画墓的科学发掘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已发现120多座,其中约80%集中于西安地区。此外,山西太原、宁夏固原、新疆阿斯塔那、湖北郢县和浙江临安等地区也有发现。^④

以时间为线索,50年代发掘壁画墓23座,其中,唐高宗至唐睿宗时期9座,玄宗时期7座,安史之乱以后7座。60年代发掘了4座,其中永泰公主墓级别最高^⑤。70年代,唐代壁画墓的发掘进入重要阶段,共发掘壁画墓27座,其中陕西关中唐代京畿地区发现20座,多为初、盛唐时期的帝王陪葬墓,主要有李寿墓^⑥、房陵大长公主墓^⑦、李凤墓^⑧、章怀太子墓^⑨、懿德太子墓^⑩等。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发现的张礼臣墓、187、188号墓中出土了木框屏风绢画,画面内容为乐舞、围棋、牧马等^⑪,其功能与壁画相似。此外,南方还发现了5座壁画墓。80年代共发掘壁画墓28座,多集中在陕西地区,这些墓葬分属初唐、盛唐和中唐,其中重要的壁画墓有长乐公主墓^⑫、韦氏家族墓^⑬、唐安公主墓^⑭等。此外,宁夏地区发现

2座,山西2座,湖北3座,吉林1座。90年代共发掘壁画墓19座,其中重要的有新城长公主墓^⑮、金乡县主墓^⑯、节愍太子墓^⑰、惠庄太子墓^⑱等,山西、河南、北京各发现1座。21世纪初新发现的壁画墓约5座,有些未发表,其中最重要的是唐代让皇帝李宪墓^⑲。

大体看来,唐墓壁画题材内容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初唐时期是对十六国和北朝墓葬壁画的延续;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墓葬中的影作木构建筑得到充分发展,墓室“第宅化”特点进一步加强;唐中宗至唐玄宗开元时期,壁画墓的过洞、甬道多绘影作廊柱,使宅院内部更加具有庭院气氛,消闲游乐场景增多;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末,墓室多绘四神、乐舞、屏风,影作建筑消失,墓道也不再绘仪仗、出行场面。^⑳

目前对唐墓壁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古学分期研究

唐代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地区,其他地区的分布较为零散,因此对壁画墓的分区研究不具有典型意义,而分期则成为研究的重点。

宿白将西安地区发掘的24座唐代壁画墓分为五期:第一阶段是唐高宗至唐太宗中期,只有李

寿墓一例。其壁画的内容布局沿袭北朝、隋墓壁画旧制,较鲜明的唐墓壁画特点还未形成。第二阶段是唐高宗时期,此时唐墓壁画的特征开始出现:其布局走向一元化,从表示宅第门外的墓道壁画到表示宅第内室的墓室壁画,前后连贯成一个长卷式的既和谐又简洁的整体,与前一阶段两个单元的布局大不相同。此外,影作木构的出现,使得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壁画的特点更加鲜明。第三阶段从706年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到729年冯君衡墓,这是唐墓壁画特征的形成时期。此时仍保持之前的一元化特点,但游乐内容增多。第四阶段从745年苏思勖墓到787年郑国大长公主墓,二、三阶段形成的壁画特征在此阶段有了较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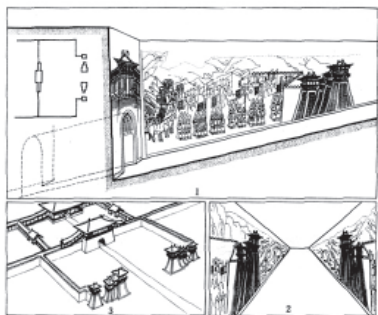


图1 懿德太子墓及第一过河南壁画所表现的宫前广场图



图2 新疆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乐舞屏风

改变,这时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剩下青龙、白虎,室内壁画女侍的比例增多,流行的题材是墓主人像和可能是描绘墓主人形象的人物屏风,最具特征的是折扇式人物屏风的流行。第五阶段是唐宪宗元和年间至唐末(806~907),此时壁画更趋简化,壁画集中在墓室,墓室西壁绘六扇屏风,其内容以云鹤、翎毛取代了人物。^⑩

杨泓则在宿白的分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各期壁画的风格特点,并指出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⑪齐东方、张静则根据新出土的壁画墓材料对宿白的分期作了适当调整,根据壁画的内容、构图布局、艺术特征将壁画墓分为四期,并将其与高松冢古坟壁画进行了比较研究。^⑫王仁波等根据壁画题材内容的演变将陕西地区24座唐代壁画墓分为三期,并对不同时期的壁画进行分类,同时指出,多天井结构是深宅大院的象征,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景象。^⑬权奎山对南方发掘的9座壁画墓形制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将其分为三类,并结合墓主身份、墓葬壁画及随葬品探讨了这些壁画墓与西安地区壁画墓的关系。

二、对唐墓壁画的等级制度研究

目前发掘的唐代壁画墓大多有墓志出土,其中记载了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身份,且墓主人的生平大多可从文献中找到相应的记载。整体看来,墓主人身份较高,均为皇室、贵戚、王公、大臣和高官。就墓主身份和墓葬规模而言,唐墓壁画属于贵族文化,是唐代主流文化的一个方面。^⑭根据《唐会要》,唐代丧葬的等级制度森

严,对不同品级官员墓葬的规模、随葬品的数量、尺寸等皆有明确规定,目前发掘的唐代壁画墓便可反映这一特点。

李求是通过对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的形制及壁画的分析考证,揭示了这些壁画所反映的等级制度。^⑮

傅熹年则以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韦洞墓为例,将墓葬的形制构造和壁画与当时地上宫殿建筑相对照,认为三座墓是在统一的规制下建造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懿德太子墓的特点是以墓内各部分与壁画相结合,摹拟唐东宫规制,为三门一殿,而永泰公主墓和韦洞墓则摹拟地上王、公主府第,为二门一殿。从而再现了唐代壁画墓的基本设计思路。^⑯此项研究的展开应以近年来对隋唐都城宫殿的发掘及复原为背景,唐代存留的建筑以及文献中记载的建筑平面图也为此项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有学者还对某些题材加以分析考证,探讨图像所反映的等级观念。如范淑英对唐墓壁画“仪卫图”的研究^⑰等。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王世平认为唐墓壁画并未体现明显的政治性、礼仪性和等级关系,其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宫廷生活、贵族生活与平民生活的融合,而非其生前真实生活的再现。壁画的作者在创作时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壁画的社会性主要不是取决于墓主人,而是取决于画壁画的人。^⑱这一问题的提出,将提醒我们注意墓葬壁画的题材内容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墓主人身份等级、壁画创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对壁画风格、形式及意义的阐释

该研究之所以能够展开,除了丰富的墓葬壁画材料外,还得益于此时成熟的画史、画论著作的出现,此外,敦煌的大量唐代壁画也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依据。

学者对壁画渊源的讨论主要关注隋唐壁画墓与前代的传承关系,如杨泓对唐代壁画墓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壁画墓关系的探讨。^⑩

有的学者对壁画的某一题材、某一画科的风格、形式进行了个案研究,他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将墓葬壁画与唐代的画史画论相结合,试图呈现这一时期美术的发展状况。如:

金维诺、卫边对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乐舞屏风、187号墓出土的绢本围棋仕女图、188号墓出土的绢本牧马屏风进行了分析,考证了其内容、时代及作者,并指出唐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画史中记载的“周昉风格”其实早在初唐就已出现,这种风格并不是某一画家的个人创造,而是一些不知名的画工在长时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⑪Mary H. Fong 还探讨了壁画的作者及其与画史中记载的大画家的关系。^⑫

罗世平将八里庄唐墓的《牡丹芦雁图》与文献记载的边鸾花鸟画风格相比照,认为该壁画应是边鸾风格传派的花鸟作品,或可看作是边鸾样式在民间的承传。^⑬郑岩、李清泉则认为该壁画的形式与画史中记载的“装堂花”极为相似,应属这一题材的作品。^⑭陕西富平县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壁画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徐涛将该墓中的山水六

扇屏与画史记载相对照,探讨了唐代山水画的发展脉络。^⑮之后他还考释了该墓的《昆仑奴青牛图》,并指出这一题材所蕴含的道教色彩。^⑯郑岩则以壁画中手持笔墨等文具的侍者为切入点,指出壁画与创作者之间可能的关系,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了墓葬壁画与传统美术史的关联。^⑰

张建林收集了20多座唐墓中的屏风画,并对其题材内容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些屏风是对现实生活中坐卧之榻的围屏的模仿。^⑱赵超着重对壁画中的“树下老人”屏风画进行研究,认为该壁画的原型应来自中原儒家文化的“忠孝图”,且此类壁画应是根据前代流传下来的范本绘制而成,其图示可能源于“竹林七贤”之类的高士图。^⑲

刘婕深入细致地梳理了唐墓壁画中的花鸟画,并结合唐代其他形式的花鸟画及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代花鸟画的发展面貌及其兴盛的原因,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唐代花鸟画的认识。该文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研究中充分注意到墓葬系统与传统卷轴画系统的差异,并采用了有效的方法将考古材料转化为美术史材料。^⑳

还有学者致力于壁画的功能和意义的分析研究,如:

杨效俊注意到懿德太子墓与章怀太子壁画在布局内容、表现手法、环境处理、人物处理、壁画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并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㉑

学者对章怀太子墓壁画的研究多关注与墓主人身份的关系,而沈睿文却注意到该墓壁画的题材内容与墓主一贯的生活作风和情趣迥异,进而从墓葬的负责人李

守礼入手,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揭示了章怀太子墓壁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并指出该墓壁画反映了李守礼宗奉老庄之道的生存哲学和道教信仰,体现了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在政治漩涡中无奈而明智的选择。^㉒傅江对唐墓壁画中的宦官图像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这类图像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它的出现和消亡皆与唐代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相关。^㉓

李星明在全面占有唐墓壁画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他根据壁画墓的形制和壁画的配置进行分区分期,进而探讨了壁画的思想内涵,认为壁画中的府邸或宫苑内外场景图像系统反映了儒家礼仪思想,宇宙神瑞图像包含了数术思想和道家文化因素。此外,作者还专门讨论了唐墓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在绘画史中的意义。^㉔



图3 新疆阿斯塔那87号墓出土的绢本围棋仕女图



图4 北京八里庄唐墓出土的牡丹湖石图

四、对墓葬壁画内容的考释

与汉代的同类研究相比,对唐墓壁画的考释就显得较为单一,这是由唐墓壁画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此时的图像内容多为与现实生活相关的题材,不存在明显的歧义。但其中也不乏讨论热点,以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最为突出。自1972年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发表以来,中外学者便围绕该墓的《客使图》展开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画面中几位使者的国籍,其中,对“东客使图”中冠上插白羽、着白衣的使者的争论尤为激烈。诸位学者的研究大致有四种观点:“日本使者”说^①、“新罗使者”说^②、“高丽使者”说^③、“渤海国使者”说^④。学者们还对《客使图》的性质进行了讨论,主要观点为:吊唁图^⑤、理想化的描绘^⑥、谒见太子的场景^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今未达成共识,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郑岩则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并从新的角度追溯了该图示的渊源。^⑧

此外,还有学者对长乐公主墓中的“云车图”进行考证。^⑨王仁波分析了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仪仗出行图、内侍像、侍女图等题材,^⑩罗世平还对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的内容进行了考释。^⑪

五、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

对唐墓壁画的物质文化研究成果斐然,包括服饰、音乐、建筑、家具、日常用具等方面。内容丰富的墓葬壁画为此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而唐代石窟寺壁画以及大量的唐诗、笔记小说及其它文献中对唐代社会生活的描绘亦为该研究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此类研究中,对唐代服饰的研究最为成熟,原因在于唐墓壁画的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孙机对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考证,使我们了解了唐代女装的基本服饰样式、质地、穿着方式等。^⑫王彬以唐两京地区出土的文

物资料为依据,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唐代的妇女常服进行了分析探讨,^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试图揭示唐代服饰的发展脉络。^⑭其他关于唐代服饰研究的文章有:《昭陵唐人服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等。^⑮

在音乐方面,孙机结合考古文物和图像考证了李寿墓中的《侍女图》,探讨了不同器物的功能、文化来源等,并确定此音乐为西凉乐,同时还涉及唐代坐部乐与立部乐的发展演变。^⑯

关于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顾铁符对斗拱的研究^⑰、孙机对茶具和酒具的考释^⑱、王昱东对拂尘的分析^⑲、叶荣对扇子的考证^⑳以及齐东方对金银器的研究^㉑、张蕴对李宪墓壁画中的楼阁图的讨论^㉒等。

近年来出版的唐墓壁画的画册较多,如《唐墓壁画珍品精粹》^㉓、《唐墓壁画集锦》^㉔、《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㉕等。这些画册的图片质量较高,有利于我们对壁画细节的把握,可弥补发掘报告的不足。但一般来讲,画册中多选取一些审美价值较高、保存较完整的壁画,而残缺的壁画多不在出版之列,也较少关注墓葬形制与壁画的配置关系。这是其出版目的所致。因此,我们在这些图片时应结合原始的发掘报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墓葬壁画,如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等。他们根据各自学科的特点、知识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对墓葬壁画进行研究,使得这一领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看



图5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客使图

到,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墓葬壁面的认知和使用,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如历史学、社会学及物质文化研究仅将图像看作文献材料的补充,用于补证史或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考古学研究虽然开始重视图像,但图像在这里只是分期分区的一种标识。由此看来,其他学科的研究多非对图像的正面讨论。

另一方面,相对于丰富的唐墓壁画材料,美术史方面的研究其实还相对薄弱。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美术史一直视卷轴画、佛教美术、建筑等地上美术为正统,而墓葬壁画在其中仅处于次要或补充地位,用来“证明”和“补充”现成的、依据文献所构建的美术史框架,其价值相当于文献所构成的美术史的插图或注脚。^⑩那么,墓葬壁画果真是传统美术史中的次等材料吗?它与其他图像系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墓葬美术在美术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墓葬美术材料的日渐丰富,它已成为美术史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地利用、整合这些考古材料将是美术史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不仅可以推动新时期的美术史研究,同时也符合美术史自身发展的要求。

注释:

① 这里涉及的“墓葬壁画”,不仅包括墓室、墓道、甬道、过道等所有建筑壁面的绘画,还包括葬具上的绘画,随葬的各种形式的绘画也在探讨之列。(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4页。)此外,墓葬建筑是壁画的载体,因此,对墓葬形制研究也是笔者关注的对象。

②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页。

- ③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5~42页。
- ④ 唐墓壁画的发掘情况及数据统计参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64~284页;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第71~94、39页。
- ⑥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1~88、61页;
- ⑦ 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第2~6页。
- ⑧ 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第313~326页。
- ⑨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3~19页。
- ⑩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26~31页。
- 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第7~27页;李征:《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文物》1975年第10期,第89~90页。
- ⑫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第10~30页。
- ⑬ 王育龙:《西安南郊韦君夫人等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第71~78、138页。
- ⑭ 陈安利、马咏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文物》1991年第9期,第16~27页。
- ⑮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第3~38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⑯ 西安市文物管理考古所:《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第4~19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 ⑰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小蒙、刘杲运:《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第13~25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⑱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韩伟等:《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第3~22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 ⑲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 ⑳ 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第447~472页。
- ㉑ 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 ㉒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64~284页。
- ㉓ 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第447~472页。
- ㉔ 王仁波、何修龄、单暉:《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第1期,第39~52页;王仁波、何修龄、单暉:《陕西唐代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第44~55页。
- ㉕ 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南方文物》1992年第4期,第53~66页。
- ㉖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页。
- ㉗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第45~50、58页。
- ㉘ 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2~343页。
- ㉙ 范淑英:《唐墓壁画“仪卫图”的内容和等级》,《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第173~181页。
- ㉚ 王世平:《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第122~136页。
- ㉛ 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56~163页。
- ㉜ 金维诺、卫边:《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文物》1975年第10期,第36~43页。
- ㉝ Mary H. Fong, “Tang Tomb Wall Painting of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Oriental Art*, Vol. 24 No. 2, Summer 1978.
- ㉞ 罗世平:《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文物》1996年第8期,第78~83页。
- ㉟ 郑岩、李清泉:《看时人步涩 展处蝶争

来——谈新发现的北京八里庄唐墓花鸟壁画》，《故宫文物月刊》（158）1996年，第126~133页；郑岩：《装堂花新拾》，《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21日第4版。

- ⑤⑥ 徐涛：《吕村唐墓壁画与水墨山水的起源》，《文博》2001年第1期，第53~57页。
- ⑤⑦ 徐涛：《唐墓所见〈昆仑奴背牛图〉考释》，《艺术史研究》第十辑，2008年，第373~396页。
- ⑤⑧ 郑岩：《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新美术》2008年第1期，第39~51页。
- ⑤⑨ 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227~239页。
- ⑤⑩ 赵超：《“树下老人”与唐代的屏风式墓中壁画》，《文物》2003年第2期，第69~81页。
- ⑤⑪ 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绘画史与考古学》，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
- ⑤⑫ 杨效俊：《影作木构间的树石》，《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六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3~262页。
- ⑤⑬ 沈睿文：《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李守礼》，《艺术史研究》第六辑，2004年，第293~308页。
- ⑤⑭ 傅江：《唐代的宦官像——以墓葬壁画和石刻线画为中心》，《艺术史研究》第七辑，2005年，第403~429页。
- ⑤⑮ 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 ⑤⑯ 王仁波：《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和日本使者》，《人民中国》1982年第10月号。
- ⑤⑰ 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142~1144、1141页。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第65~74页；王世平：《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第122~136页；王维坤：《再论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两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55~164页。
- ⑤⑱ 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142~1144、1141页；金理那：《唐代美术所表现的鸟羽冠饰高句丽人——以敦煌壁画和西安出土的银盒为中心》，《李基白先生古稀纪念·韩国史学论丛（上）》，1994年；卢泰敦：《关于唐李贤墓道壁画“礼宾图”中的“鸟

羽冠”使者》，《亚洲史学会10次（北京）研究大会讲演稿集——东亚古代史·考古学研究的诸问题》（中文本），2001年3月7~8日。

- ⑤⑲（日）西谷正（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1997年，第272~277页。
- ⑤⑳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第45~50、58页；王维坤：《再论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的两个问题》，《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5~164页。
- ⑤㉑ 王世平：《唐墓壁画的社会意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第122~136页。
- ⑤㉒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尹盛平、韩伟主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 ⑤㉓ 郑岩：《“客使图”溯源——关于墓葬壁画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5~180页。
- ⑤㉔ 邹规划等：《长乐公主墓壁画〈瑞云车马送行图〉琐谈》，《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六辑，2000年，第251~252页；文军：《佛教与世俗的结合——长乐公主墓壁画〈云中车马图〉初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01年，第166~172页。
- ⑤㉕ 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第381~393、371页。
- ⑤㉖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笈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
- ⑤㉗ 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文物》1984年第4期，第57~69页。
- ⑤㉘ 王彬：《唐代妇女常服浅议》，《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1996年，第48~54页。
- ⑤㉙ 王彬：《唐代妇女常服的分期与演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1997年，第32~45页。
- ⑥① 周峰编著：《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介眉：《昭陵唐人服饰》，三秦出版社，1990年；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第31~45页；李怡：《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官员服饰探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第75~80页；王彬：《唐墓壁画中的妇女发饰》，《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第83~90页。赵超：《云想衣裳——中国服饰的考古学文物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

版社，2004年。

- ⑥② 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仕女图〉、〈乐舞图〉散记（上）》，《文物》1996年第5期，第33~49页；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仕女图〉、〈乐舞图〉散记（下）》，《文物》1996年第6期，第56~68页。
- ⑥③ 顾铁符：《西安东郊唐墓壁画中的斗拱》，《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第44~45页。
- ⑥④ 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4期，第113~122页。
- ⑥⑤ 王昱东：《唐墓壁画中所见拂尘》，《文博》2000年第4期，第48~53页。
- ⑥⑥ 叶荣：《唐代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扇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七辑，2000年，第250~254页。
- ⑥⑦ 齐东方：《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图像》，《文博》1998年第6期，第66~69、82页。
- ⑥⑧ 张蕴：《唐李宪墓壁画中的城楼图与仕女图》，《艺术史研究》第四辑，2002年，第297~304页。
- ⑥⑨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尹盛平主编 李西兴撰文：《唐墓壁画珍品精粹》，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 ⑥⑩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尹盛平、韩伟主编：《唐墓壁画集锦》，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 ⑥⑪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韩伟、张建林主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 ⑥⑫ 郑岩：《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美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71~76页。